

65631

5

切·格瓦拉在 玻利维亚的日记

供内部参考

切·格瓦拉在 玻利维亚的日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l Diario del Che en Bolivia

Instituto del Libro,
La Habana, 1968

据古巴哈瓦那“书籍出版局”
一九六八年西班牙文版译出。

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1年12月第1版

197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3002·151 每册0.75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这部日记，基本上反映了“游击中心”（或称“焦点论”）思想的全部内容，这种思想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不依靠广大群众，不去建立根据地，只依靠少数人的武装力量进行冒险活动。

本书根据一九六八年六月古巴出版的西班牙文版本译出，供内部批判参考。

必要的序言

把自己每天的观感仔细地记载在个人日记里，这已成了切在游击生活中的习惯。在那崎岖艰难的漫长行军途中，在那潮湿的森林中，每当那些被沉重的行军背包、弹药和武器压得直不起腰来的战士们停下来休息片刻，或是当队伍经过一天的疲劳之后奉令停下来宿营的时候，可以看到切——古巴人一开头就亲切地给他起了这个绰号——掏出一本小小的日记本，用医生的几乎难以辨认的小字写他的日记。

他保存下来的那部分日记后来曾经帮助了他去编写他那些介绍古巴革命战争的充满革命、教育和人道内容的精采的回忆录。

这一次，由于他这种把每天的主要事件都记载下来的持之以恒的习惯，我们掌握到了详尽的、非常精确的而且极为宝贵的材料，从中可以了解到他一生的最后若干个英雄的月份是如何在玻利维亚度过的。

这些日记本来不是为了出版而写的，而是作为经常不断地对事件、形势和人物作出自己的估价的一个工作手段，同时表现了他深刻地进行观察和分析的精神。这种精神往往带有细巧的幽默色彩。这些日记写得简单朴素，从头至尾贯通一气。

应该注意到，在游击斗争开创的困难阶段，物质条件艰苦到难以置信的地步，他在这种情况下，担任一个游击队的首脑，体力的支出达到了惊人的、超出常人能力的程度，担负的职责又重得使他精疲力竭，休息时间极少，他这些日记就是利用这一点点空隙写出来的，这再一次表明了他的工作作风和钢铁般的意志。

这本日记在详细地分析每天的事件时，也指出了革命游击队在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和不可避免的缺点、提出的批评和发生的争吵。

在游击队内部，这些批评必然会不断进行，特别是在游击队仅仅由一个小核心组成，要应付极其不利的物质条件和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的时期，那时任何一点疏忽或最微不足道的一点缺点都可能造成致命的后果，首长必须严格到无微不至的地步，同时必须利用每一桩事或事

件——那怕看来是无足轻重的——来教育战士和未来的新游击支队的干部。

游击队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启发每一个人的觉悟和荣誉感的过程。切善于感动革命者的肺腑。当那被切一再规劝过的马科斯被警告说他可能被不光彩地开除出游击队时，他回答说：“宁肯被枪毙也不走。”后来，他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所有他给与信任但在斗争过程中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而被警告过的人，他们的表现都差不多。这位兄弟般的通情达理的首长同时又是严格的，有时甚至很严厉；他首先是对己严，对自己比对别人更严。切把纪律建筑在游击队员的思想觉悟和他本人以身作则的巨大力量的基础上。

日记还多次提到德布雷，表明切对这位革命作家的被捕和入狱是十分关切的，他曾委托德布雷去欧洲执行一项使命，尽管他心眼里希望德布雷留在游击队里。他对德布雷的行为表现出有点不以为然，有时甚至产生一些怀疑。

切没有能够获悉德布雷在镇压机构的魔爪下经历了多么悲壮的历程，他在逮捕与拷打他的人面前又是如何的坚定与勇敢。

然而，他强调了这个案件的巨大政治意义，

十月三日，即他牺牲前六天，他在痛苦和紧张的事件当中写道：“听到了德布雷的一篇谈话记，他面对一个挑衅的学生表现得十分英勇”，这是他最后一次谈到这位作家。

由于这本日记一再谈到了古巴革命及其同游击运动的关系，某些人可能会说，我们出版这本日记是一种惹事生非的行动，将使革命的敌人、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盟友拉丁美洲的寡头集团有所借口来变本加厉地进行其封锁、孤立和侵略古巴的计划。

要提醒一下这样看问题的人，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胡作非为，从来就是不缺乏借口的。早在我国颁布了第一个革命法律之后，美帝国主义就开始极力要搞垮古巴革命，原因是显而易见和众所周知的：这个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派的宪兵，反革命势力的元凶，世界上最反动和最残暴的社会结构的庇护者。

对革命运动的支援，是可以被抓住当作口实的，但决不是美国侵略的原因。如果为了不给人家口实而拒绝支援，那就是可笑的鸵鸟政策，没有一点当代社会革命的国际主义精神。不支援革命运动，这并不是什么不给人以口实的问题，而

是在事实上支援了美帝国主义及其统治和奴役世界的政策。

古巴是一个小国，如同所有遭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和剥削了几个世纪的国家一样，经济不发达。古巴离美国海岸仅仅九十海浬，在它的领土上有一个美国海军基地，它由于进行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而遇到许多障碍。自从革命胜利以来，一些巨大的危险曾降临到我们祖国的头上，但帝国主义决不能因此而使革命屈服。无论由于执行一条一贯坚定的革命路线而带来怎样的困难，我们都毫不在乎。

从革命观点来看，只有出版切在玻利维亚的日记，而别无他途。切的日记落到了巴里恩托斯手里。巴里恩托斯马上把副本交给了中央情报局、五角大楼和美国政府。接近中央情报局的记者在玻利维亚国内看到了这文件并复制了它的照片，虽然他们保证暂不公布。

巴里恩托斯政府和高级军事将领有足够的理由不公布这本日记，因为从日记里可以看到他们的军队太无能了，在一小批坚定的游击队手里吃了不计其数的败仗。游击队几个星期内就在战斗中缴获了他们近二百件武器。

何况，切又实事求是地描写了巴里恩托斯及其政府，这种描写是历史抹煞不掉的。

另外，帝国主义也有他的理由：切和他的非凡的榜样在世界上愈来愈有力量。他的思想，他的形象和他的名字在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当中成了同非正义现象作斗争的旗帜，引起了全世界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极其强烈的向往。

在美国，黑人运动和愈来愈多的进步学生把切的形象当成他们自己的东西。在争取公民权和反对侵略越南的最富有战斗性的示威游行中，他的肖像被当作斗争的标志举着。一个人的形象、一个人的名字、一个人的榜样，这样迅速地并以这样动人心弦的力量传遍世界，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也许是从来未有的。因为切最纯洁、最无私地体现出那种已成为今天的世界的特点，而且越来越成为明天的世界的特点的国际主义精神。

在昨天受殖民强国压迫、今天受美帝国主义剥削，并被美帝国主义保持在落后和难以容忍的不发达状态的拉丁美洲，出了这位举世无双的人物，使他在全世界，包括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宗主国，成了革命斗争的鼓舞者。

美帝国主义者害怕这个榜样的力量以及一切

可能有助于宣传这个榜样的一切东西。这本日记是对一个不平常的人物的栩栩如生的描述，是一部在每天火热的紧张生活中写成的游击教科书，是一种易燃的火药，又是一个确凿的证据，证明了拉丁美洲人并不是没有能力对付人民的奴役者及其雇佣军的；正是这本日记的这一内在价值，使他们迄今还不肯把它公之于众。

另外可能还有一些人希望这日记不要公之于众，这就是那些形形色色的假革命者、机会主义者和空谈家，他们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等等，他们毫不踌躇地说切是个迷途者、是个冒险家，最温和的说法也说切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死是拉丁美洲革命武装斗争临终前的最后一曲。他们大喊大叫说：“既然这种思想的最高代表者、老练的游击队员切尚且死在游击战中，他的运动又没有解放玻利维亚，那么这就表明了他大错特错了……！”这些坏蛋们当中，有多少人会对切的死感到兴高采烈啊！他们甚至没有羞愧地想一想他们的立场和论据同最反动的寡头集团和帝国主义是完全一样的。

他们就是这样地为自己辩解，或为一些叛徒领导人辩解，这些领导人在某些时候毫不迟疑地

玩弄武装斗争，其真正的目的——正如后来可以看见的那样——是破坏游击队，阻挠革命行动，并强力推行其可耻而荒唐的政治妥协，因为这些领导人是完全不可能推行其他任何路线的；他们也为这样一些人辩解，这些人现在不愿意、将来也决不会为人民及其解放而战斗，他们丑化革命思想，把它变成为既无内容、对群众又无号召力的教条主义鸦片，把人民的斗争组织变成同国内外剥削者妥协的工具，变成同本洲各国被剥削人民的真正利益毫不相干的政策和维护者。

切把他的死亡看成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的和很可能的事，特别在最后的一些文件中他强调说，万一发生这种事，也不会妨碍拉丁美洲革命的不可避免的进程。他在致三大洲会议的信中重申了这一思想：“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的呼声，……只要我们的战斗的呼声，被人们听到，另有人伸出手来拿起我们的武器，那么不管死亡在什么地方碰到我们，我们都欢迎它。”

切把自己看作是这个革命的一名战士，而毫不关心自己是否能活到革命成功。那些把切在玻利维亚的斗争的结局看成是他的思想的失败的

人，也可能同样简单地把所有伟大革命先驱和思想家的思想和斗争的有效性都加以否定，这些革命先驱和思想家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创造人在内，他们也没能完成他们的事业，没能在他们活着的时候看到自己崇高的努力的成果。

在古巴，马蒂和马塞奥是阵亡了，而且，在他们死后，当独立战争正在尾声时，美国进行了干涉，使他们的斗争目标在当时来说是流产了；象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这样一些杰出的社会主义革命鼓吹者也被为帝国主义效劳的特务杀害了。但是，他们的被害，从长远来说，都没有阻止一百年前开始的这一进程的胜利，任何人都绝对不能怀疑这些伟人的事业和斗争路线的深刻正确性和他们那些永远激励着古巴革命者的基本思想的效力。

从切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成功的可能性是多么现实，游击队作为催化剂的力量是多么巨大，他在日记中就这样写了。有一次，看到玻利维亚政权的软弱无力和迅速衰败的明显预兆，他写道：“政府正在迅速瓦解中，可惜的是我们在这样一个时刻不能再多一百人。”

切从他在古巴的经验中知道我们的小小游击

队曾有多少次差点被消灭。当几乎一切都完全取决于战争的偶然性和不测风云时，这种事情本是可能发生的，但是，难道这么一来，有人就有权利认为我们的路线错了并以此为例来给革命泼冷水并向人民灌输无可奈何的思想吗？在历史上，革命过程先遇到挫折是常事！在古巴，在人民武装斗争最后胜利前不到六年的时候，难道我们没有蒙卡达的经验吗？

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攻打古巴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到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日“格拉玛”号登陆这段时期，许多人认为，面对着现代化的武装精良的政府军，古巴革命斗争毫无前途了，一小批战士的活动是“大错特错”的理想主义者和幻想家的胡闹。没有经验的游击队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遭到了毁灭性失败并被完全击散，似乎又完全证实了这些悲观的预言……但是，仅仅二十五个月之后，那支游击队剩下的人就已经发展到有必要的力量和经验来消灭政府军了。

要逃避斗争，在各个时期和各种情况下，总是会找到足够的借口的，但那就只有一条去路：永远得不到自由。他没有活到他的理想实现的那一天，但他用他的鲜血浇灌了他的理想。完全可

以肯定，那些对他妄加批评的政治上胆怯和行动上无所作为的假革命者，尽管可以苟且偷生，但总有一天，他们会看到自己的愚蠢大白于天下。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可以从日记里看到的那样，已经日益成为拉丁美洲典型的革命博物标本之一的马里奥·蒙赫，打着玻利维亚共产党^①书记的旗号，企图与切争夺运动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他说，他打算为此事先辞去党的职务，看来，他认为，既然他曾任党的书记，这一资格就足够使他要求这种特权了。

其实，马里奥·蒙赫没有任何游击战经验，也从未打过仗，而且，另一方面，他尽管自命为共产党人，但这都没有使他抛弃那些为第一次独立而斗争的先辈已经克服了的那种粗野的、俗气的沙文主义。

抱着这种对本洲反帝斗争应该怎样进行的看法，这些“共产党领袖”甚至没有超出在征服时期遭到欧洲殖民主义者奴役的土著部族的国际主义水平。

玻利维亚这个国家所以取名为玻利维亚，它

① 玻利维亚修正主义党。——译者

的旧都所以取名为苏克雷，全是为了纪念它的最初的两位解放者（他们都是委内瑞拉人）；这个国家的共产党的这个领导人，本来得到了一个具有政治、组织和军事天才的真正的革命伟人的合作，来争取本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且这位伟人的事业不局限于这个国家的狭小的、人为的、甚至不合理的国境，可是，这个共产党领导人却什么都不干，一心一意进行可耻的、可笑的、不自量的争权活动。

玻利维亚由于没有出海口，它为了自身的解放，比任何国家都需要邻国的革命胜利，才能不致遭到残酷的封锁。以切的巨大的威望、能力和经验，这一进程本来是可以加速的。

在玻利维亚共产党发生分裂之前，切就同该党领导人和党员建立了联系，从他们那儿得到对南美洲革命运动的援助。其中一些党员，得到该党的允许，同他一起干各种工作干了几年。在该党发生分裂之后，因为同他一起工作过的一些党员参加了不同的派别，所以出现了一种特殊情况。但是切并没有认为玻利维亚的斗争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把它看作是不要很久就会扩展到南美洲及其他国家去的革命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他

本想组织一个没有宗派情绪的运动，以便使所有愿为玻利维亚人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拉丁美洲其他各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人都参加这一运动。但是，在筹建游击基地的初期，他基本上是靠一批勇敢而严谨的合作者的帮助，这批人在党发生分裂时留在蒙赫的党内。切为了照顾他们，首先邀请蒙赫参观他的营地，尽管事实上他对此人肯定毫无好感。后来，他邀请了矿工领袖和政治领袖莫伊塞斯·格瓦拉，这个人脱离了那个党，准备参加筹建另一个组织，后来又由于同另一个蒙赫——奥斯卡·萨莫拉——不和，退出了那个组织。萨莫拉以前曾答应切为组织玻利维亚的游击武装斗争而工作，后来他自食其言，在行动的时刻卑怯地袖手旁观，在切死后，他变成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义最恶毒地抨击切的人之一。莫伊塞斯·格瓦拉实现了他远在切到玻利维亚之前就向他许下的诺言，毫不动摇地同切团结在一起，支持了他，并把自己的生命英勇地献给了革命事业。

当时留在蒙赫的组织里的一批玻利维亚游击队员也是这样作的。他们在因蒂和科科·佩雷多——后来证明他们是勇敢的优秀战士——的领